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五十九

史部

前漢書卷三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楚元王傳第六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

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宋祁曰母字

下有好書多材甄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

也字

於浮丘伯

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

伯者孫卿門人也

師古

曰孫卿姓荀名況為楚蘭陵令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

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

第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

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宋祁曰也字當刪

高祖

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

太上皇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

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

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

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

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言語諸内事隱謀

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

為二國立賈為荊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

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

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

應邵曰丘姓也孟康

曰西方謂亡女壻為丘壻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為冢婦師古曰

史記丘字作巨丘巨皆大也張晉二說其義得之

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畫轅

釜

服虔曰音勞轅轅也師古曰以勺轅釜令為聲也轅音洛又音歷

客以故去已而視

釜中有羹繇是怨嫂

師古曰繇與由同

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

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

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師古曰頡音憂言其母憂

羹釜也○宋祁曰當作頡羹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

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

業

師古曰卒終也

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

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

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為之解說

若今詩毛氏傳也

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師古曰次謂綴集之○劉

敞曰次之字衍

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

上邳侯

○宋祁曰當作下邳

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

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
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辟音壁

文帝乃以宗正

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

復以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

爵比皇子

師古曰元王生子封爵皆與皇子同所以尊
寵元王也○劉奉世曰文帝時元王子未嘗

封爵至景帝乃侯爾本傳下文云景帝即位以親親封
元王寵子五人為侯疑爵字衍云生比皇子者凡祿賜
禮秩皆與皇子同也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

平陸侯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

晉灼曰沈音審王子
侯表屬千乘高宛

執

為宛朐侯

師古曰執
古執字

調為棘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

穆生不耆酒

師古曰耆讀曰嗜

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

師古

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孰不齊之

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

於市

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

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

不念先王之德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

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

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宋祁云浙本幾作幾

幾

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

忘道也

師古曰忽怠也

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

哉

師古曰區謂小也

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

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

諫不聽胥靡之

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

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

輕刑非也○劉敞曰胥靡說文作縉縠謂拘縛之也

衣之赭衣使杵臼碓春於市

晉灼曰高肱舉杵正身而春之師古曰為木杵而手春即今所謂步臼者耳非碓臼也○宋祁曰碓一作椎一

本改碓字作雅古語相雅皆助樂者此雅謂春而雅歌以相春也

休侯使人諫王王曰

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

師古曰不吾與言不與我同心

休侯懼

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

臣瓚曰侯母號太夫人

二十一年春景帝

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

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

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

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

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

○宋祁云一本作三年

子安王

道嗣二十五年薨

○宋祁云越本作二年別本作三年

子襄王注嗣十四

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

以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

助之

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

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

○宋祁曰後疑是后字

取廣陵王女為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

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

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

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

毋後人有天下

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

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

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初休

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

其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

東之寇

師古曰懲創也

求留京師詔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共

養仕於朝

師古曰辟音必亦反彊音居良反又辟讀曰闕彊讀曰疆解在文紀四子以在京師供養

其祖母故仕於漢朝也

太夫人薨賜塋

師古曰塋冢地謂為界域塋音營

葬靈戶

師古曰地名也

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

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

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也音之欲反後皆類

此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

師古曰論議每

出宗室之上也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

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

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

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

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

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廼擇宗

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師古曰於丞相府聽詔命也年三

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

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

月卒

德字路

○宋祁曰路字下疑有叔字

少修黃老術

○宋祁曰修當作脩

有智略

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

師古曰言若駿馬可

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

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

師古曰雜

謂以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史者○宋祁曰注文以他官當作與他官

父為

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

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

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

妻死大

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

譚遮德自言

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

德數責以公主起

居無狀

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音所具反

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

師古

曰望怨也

丞指劾德誹謗詔獄

師古曰丞指謂取霍光之意指德實責數公主而御

史乃以為受譚冤

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

師古

曰以御史不知已意

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

宣帝

師古曰與讀豫豫其謀議也

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

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

○宋祁曰城一作

子安民為郎中右曹

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

師古曰言

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

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

蘇林曰反音幡幡罪

人辭使從輕也

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

師古曰振舉救之

賓客食飲

師古曰既以救貧昆弟又散供食飲之費

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

鑄偽黃金當伏法

如淳曰律鑄偽黃金棄市也

德上書訟罪會薨大

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置嗣制曰賜諡

繆侯

師古曰繆惡諡也以其安訟子○宋祁曰姚本安作妄

為置嗣傳至孫慶忌

復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

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

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靡所據憑當依本字為

勝也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

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為郎也輦

郎如今引御輦郎也

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

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其字

從方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

○宋祁曰循一作脩

招選名儒俊材置

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

師古曰子僑官至光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詔命也僑字或作矯或作喬皆音鉅驕反獻賦

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

寶苑祕書

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臧在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宋祁曰浙本注文

篇名上有書字

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令

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

劉

奉世曰按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甫數歲傳誤紀是年德父辟彊為光祿大夫時德待詔丞相府欲用之或言父見在故拜辟彊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

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

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

若今之中尚署

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

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

○宋祁曰城一作成

安民上書入國

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

服虔曰踰冬至春行

寬大而減死罪如淳曰獄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會

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師古曰三

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祕書

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

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

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

師古曰如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卿

大夫得舉不法也

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

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

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

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

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

顯所譖懇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

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

師古曰見于昴與卷舌之間也卷音俱免反

上

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

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

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

變事

師古曰非常之事
故事謂之變也

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

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

師古曰忤猶逆也音
五故反也皆類此

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

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

師古曰言不宜用有
過之臣者此議非也

臣聞

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

矣

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
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

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

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

臣師古曰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

卒終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

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

師古曰恨猶悔也

今

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

師古曰貰謂緩恕其罪也

復

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

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

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

師古曰興謂改作憲章

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

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

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

乃羣臣多此比類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

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

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

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一曰言以病移出不居

官府後復視事天陰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由是言之地動殆為

恭等

師古曰殆近也

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

師古曰章

也明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

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

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

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
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
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
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
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

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
宋祁曰越本景本注文作立

其罪
辭

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

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太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
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

師古曰幾
讀曰冀

懼其傾

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

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

師古曰徵證也

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眚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師古

曰眚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眚六眚而為一畝眚音古夫反

字或作眚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宋祁曰

正文句末据文執不合有也字

况重以骨肉之親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又加以舊

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

師古曰惟思也

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

師古曰杼謂引而泄之也

音食
汝反

臣聞舜命九官

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

夷秩宗夔曲樂龍
納言凡九官也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

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

師古曰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擊鐘鳴磬而百獸相率來

舞言感
至和也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

師古曰言

文王始受
命作周也

雜還衆賢罔不肅和

師古曰雜還聚積
之貌還音大合反

崇推

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

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師古曰此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歎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烏

當此之時武王

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

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

師古曰此周頌禘太祖之難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止而敬者

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禮記言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辟音壁

言四方

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

穰穰

師古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之詩也穰穰多也音人羊反

又曰飴我釐麴

師古曰此

思文之篇以后稷配天之詩也飴遺也言天遺此物也
飴讀與貽同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麴音牟○宋祁

曰麴浙釐麴麥也

○宋祁曰麥字上當有大字陽夏公
本作釐按徐堅初學記引漢書云來麴大麥

也蓋唐本與江南本同

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

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

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
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

王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師古曰此小
雅角弓之篇

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為不善其意乖離而相
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之○宋祁曰注文而當

作兩注末
之當作矣

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

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

師古曰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歛歛然患其上訛訛然不

供職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皆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以為刺也歛音翕訛音紫

君子

獨處守正不撓衆枉

師古曰撓屈也不為衆曲而自屈也撓音女教反

勉彊以

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

勞無罪無辜讒口謦謦

師古曰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也密勿猶黽勉從事

也謦謦衆聲也言已黽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讒譖噉噉然也謦音教○宋祁曰注文黽勉從

事當刪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

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

其

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

師古曰自此已下至百川沸騰皆十

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在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于陽辛金日也卯木

辰也以卯侵金則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臣侵君故甚惡之

亦孔之哀

師古曰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為災異故令

人甚哀也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師古

曰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由四方之國無政理不能用善人也

天變見於

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

○宋祁曰谷一作川

其詩曰

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

惜莫懲

師古曰沸涌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惜曾也懲艾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

頂降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咎異大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為曾莫創艾也懔音千感反○宋祁

曰注文降一作隆

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

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

張晏

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反多霜急恒寒若之災也師古曰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月多霜害於生物故已心為憂傷而衆庶之人共為偽言以是為非排斥賢偶禍甚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師古曰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曰易位

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

禍並作厲王奔彘

師古曰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彘晉地今晉

州北永安縣是也

幽王見殺

師古曰為犬戎所攻殺幽王于至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

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

周大夫祭

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

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奔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

劉放曰穀梁不謂祭伯為奔也

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

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為貶譏繼卿繼卿非禮也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赫赫

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

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

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

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
日食三十六
師古曰謂隱三年二月巳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四十二年也

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
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
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
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
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
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
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
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
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
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
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

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
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三十六也

地震五

師古曰謂

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五月
己卯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哀三年四月甲午凡五也

山陵崩阨二

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成
五年夏梁山崩凡二也阨下類也音丈爾

反**彗星三見**

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字入于
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字于大辰哀十三

年冬十一月有
星字于東方

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

師古曰
事在莊

七年夏四
月辛卯

火災十四

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
廩災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僖二十

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
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災十

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
門及兩觀災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

辛丑亳社災
凡十四也

長狄入三國

師古曰謂春秋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

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長

狄鄭瞞之種鄭音搜瞞音未安反○宋祁曰榮如喬如焚如三如字下浙本皆有也字

五石隕墜

六鵠退飛多廩有蜮蜚鸛鵒來巢者皆一見

師古曰謂僖十六年

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廩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秋有蜚昭二十

五年夏有鸛鵒來巢蜮短尾狐也鸛水鳥也蜚負蟻也鸛音五歷反蜮音域蜚音扶味反鸛音舛鵒音欲書

冥晦

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

雨木冰

師古曰事在成十六

年正月雨水冰者氣著樹木結為冰也今俗呼為閒樹雨音于具反

李梅冬實七月霜降

草木不死

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

七月霜降草木不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所出○宋祁曰浙本正文注文並無二木字

八月殺菽

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菽謂豆也

大雨雹

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九年

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雨音于具反

雨雪雷霆失序相乘

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

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皆是也雷古雷字也霆雷之急者也音大丁反

水旱饑螽蟊螟螽午並起

如淳曰螽午猶雜沓也師古曰謂桓元年秋大水十三年

夏大水莊七年秋大水十一年秋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饑十五年冬螽生饑襄二十四年冬

大饑桓五年秋螽傷十五年八月螽文二年秋雨螽於宋八年冬螽宣六年八月螽十三年秋十五年秋螽襄

七年八月螽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隱五年九月螽八年九月螽莊六年秋螽皆是也

螽即螟也螟蟲之食苗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心者也螽音終螟音冥

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弑公子爲氏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

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弑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十四年傅瑕

弑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犇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聞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二

十四年晉弑懷公於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顧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

杵臼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弑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四年鄭公子歸生

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弑
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二十五年齊
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
閻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
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問王疾繼而弑之
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
弑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弑其君
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十年齊
人弑悼公
亡國五十二
凡三十六
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
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
鄧閔元年晉滅狄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
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
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
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蓼十六年楚
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

二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鄆
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諸
侯滅偃陽十三年取邾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
子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我蠻氏十七年
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
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
五年楚子滅胡哀八年宋公滅曹又邾滅須諸侯奔走
句楚滅權晉滅焦楊楚滅道房申凡五十二

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

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

周室多禍晉敗

其師於貿戎

師古曰貿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曰孰敗之蓋晉敗

之也貿音

伐其郊

師古曰郊周邑也昭二十三年正月經書晉人圍郊也

鄭傷桓

莫侯反

王

應劭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師古曰事在桓五年秋

戎執其使

師古曰隱七年

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宋祁曰浙本注文伐作執

衛侯朔召不往

齊逆命而助朔

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

五

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

應劭曰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

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為三君也更音工衡反

遂至陵夷不

能復興

師古曰陵夷謂卑替也解在成紀及異姓諸侯王表也

由此觀之和氣致

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

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

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

師古曰言雜亂也渾音胡本反其下亦同

白黑不分邪正雜糅

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反宋祁曰當作女救反

忠讒並

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

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

朝臣舛

午膠戾乖刺

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午音五故反刺音來曷反

更相讒愬

師古

曰更音工衡反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

渾亂

師古曰言各任私情不得其實

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

載

師古曰言其誣罔天子也營謂回繞之

分曹為黨往往羣朋

師古曰曹輩也

將

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

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

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

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

羽

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

師古曰輻湊言如車輻之歸於轂也

毀譽將必用

以終乖離之咎

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

是以日月

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

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

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

師古曰卻音丘畧反

初元以

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

師古

曰稠多也音直流反

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

師古

曰紛亂也

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

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

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

師古曰還謂收還也

夫執狐疑之心

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

師古曰枉曲也

讒

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

師古曰否音反

鄙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

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

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庶庶見晁聿消

古師

曰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庶庶盛也見無雲也晁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庶庶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庶音彼驕反晁音乃見反○宋祁曰韓詩作晁云晁見日出也今詩作見蓋向引韓詩後人便改作見非是陽夏公按向時毛詩未

列學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

古師

曰鯀崇伯之名即禱杌也共工少皞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音工本反驩音火官反

禱音徒高反杌音兀渾音胡本反敦音徒本反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

迭進相毀

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

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

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

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也

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

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

定公始皇賢季孟

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

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

師古曰此卽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已志貞確執德不傾過於石

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

師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

然大發號令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如汗之出也

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師古曰踰時三月也用賢未能三旬而

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

除難無所避也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如淳曰二府丞

相御史也師古曰調古誦字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

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

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辱也音丁禮反流言飛文譁

於民間師古曰譁譁也譁音火瓜反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師古

曰此邳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
悄悄憂貌愠怒也悄悄音千小反
小人成羣誠足愠也

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
師古曰事具見論語更音

工衡反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
師古曰事見尚書舜典比音頻

寐反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

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
師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

聖王正位臨馭萬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鄭氏曰彙音謂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

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

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

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

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

合黨共謀違善依

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

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

師古曰重音直

用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

師古

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也

而孔子有兩觀之誅

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孔子攝司寇七

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

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

之誅

師古曰尋其餘迹而察之

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

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

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

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

師古曰省視也揆度也

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

師古曰險言曰詖音彼義反

杜閉羣

枉之門

師古曰杜塞也

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

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

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

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

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

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

師古曰
由也

○宋祁曰浙
本救作效

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

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師古曰比
音頻寐反

堪性公方自見孤

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

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

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

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勲何邪

師古曰斷斷忿嫉
之意也斷音牛斤

反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

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

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

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

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

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

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

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

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

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

傳朕資質淑茂

師古曰淑善也茂美也

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

有常發憤悃悃

張晏曰悃誠也悃至誠也悃音口本反悃音平力反

信

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

師古

曰厭音一甲反謂不伸也

卒不克明

師古曰卒終也克能也

往者衆臣見異

師古

曰異災異也

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晦昧說天託咎此人

師古曰晦不明也讀與暗同又音烏感反

朕不得已

師古曰已止也

出而試之以彰

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

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

師古曰靡

也無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

造端作基非議詆欺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或引幽隱非所宜明

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

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

師古曰信讀曰伸

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

師古曰究竟也明也

其徵堪詰

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

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事

師古曰幹與管同言管主其事

尚書五

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

瘖不能言而卒

師古曰瘖音於今反

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

生傷之乃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

師古曰摘要謂指發之

也音吐歷反

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

師古曰興謂比也音許證反

遂廢

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

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

蘇林曰三輔多漑灌渠悉

主之故言都水

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

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兄弟七人

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

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

○宋祁曰浙本觀字下有覽字

詔向

領校中五經祕書

師古曰言中者以別於外

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

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

師古曰休美也音許求反他皆類此

向乃集

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

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

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

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

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師古曰易下繫

辭之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

必通三統

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已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

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明天命所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

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

京

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卿士也膚美也

敏疾也裸濯也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

德而敏疾乃來助祭于周行裸

喟然歎曰

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

反位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

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

師古曰萌與眊同無知之貌

宋祁曰浙本注文同字下有眊眊二字

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

○劉攽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

子既言堯舜豈可不

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

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

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

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

師古曰効謂微

也驗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

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

其上以遠望也。宋祁曰水經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今斯原夾二水也

意悽愴悲懷顧謂

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

應劭曰斲

斬也陳施也孟康曰斲絮以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椁紵絮者可以紵衣之絮也斲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紵音張呂反斲音側畧反

豈可動哉張釋

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無可

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

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

隙也無可欲謂不實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故無憂感也錮謂鑄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大假以為

喻也錮音固

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

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

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

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不

封謂不聚土為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

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

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

堯葬濟陰

丘壠皆小葬具甚微

晉灼曰丘壠冢墳也

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古師

曰二妃堯之二女

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隴也

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壠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非別義也晉氏失之

殷湯無葬處

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宋初曰杜預曰梁國蒙縣有亳城城中有湯冢其西

又有伊尹冢按蒙為北亳即景亳湯受命之地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二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窠宇記云劉向言湯無葬處蓋不知其處也

文武周公葬於畢

李奇曰在岐州之間臣瓚曰及郡古文畢西於豐三十里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宋祁曰注文岐州當作岐周

秦穆公葬於

雍橐泉宮祈年館下禱里子葬於武庫

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

曰禱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

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

微孔子葬母於防

師古曰防魯邑名也音扶方反

稱古

墓而不墳

師古曰墓謂壙穴也墳謂積土也

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

可不識也

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識音式志反○宋初曰

注文識字下當更有識字

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

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

師古曰事見禮記

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

師古曰二邑並在泰

山其子死於其間

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

孟康

曰隱蔽之財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反

而號曰

師古曰號

謂哭而且言也

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

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

禮合矣

師古曰事亦見禮記

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

周公弟弟

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

其葬君親骨肉皆微

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

○宋祁曰浙本體作禮

宋桓司馬為

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

李奇曰宋桓魋為石槨奢泰故激以此言

秦相呂不

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

也

○宋祁曰別本事字下有情字

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

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

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始皇父也

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

師古曰瘞埋也音于例反

咸盡發掘暴露甚

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

師古曰阿謂山曲也

下錮三泉

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

李奇曰塋中為游戲之館師古曰多累石作榑於塋中以為離宮別館也人膏為燈燭。宋初曰

史記作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

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械皆知之已下閉羨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

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

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

下矣

師古曰周章陳勝之將

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

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宋祁曰浙本注文發字上有皆字

其後牧兒亡

羊入其鑿

師古曰鑿謂所穿豕臧者音在到反

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

燒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

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

師古曰離遭也

豈不哀哉是故

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

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

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

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

師古曰小

雅篇名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喻宣王之德如澗水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

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師古曰宮室如制謂

殖殖其廷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衆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

及魯嚴

公

師古曰即莊公也

刻飾宗廟多築臺囿

師古曰解在五行志

後嗣再絕

孟康曰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

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

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

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

師古曰埤

下也音婢

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

卒

師古曰卒讀曰猝

功費大萬百餘

應劭曰大萬億也大臣也

死者恨於下

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

十萬數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

臣甚惛焉

師古曰惛謂不了言惑於此事

也惛音昏一曰惛古閔字憂病也

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

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

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下亦同

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

陛下仁慈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

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

師古曰顧猶反也

競為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

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

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

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

之櫬

應劭曰櫬音規摹之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玄成傳及蕭望之傳規櫬音義皆同其字

木從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

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

制

師古曰趙皇后昭儀衛婕妤好也

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

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

亡者

師古曰孽庶也嬖愛也嬖音必計反

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

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
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

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

災異漫甚

師古曰漫甚也

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

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

末屬紒世蒙漢厚恩

師古曰紒古累字

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

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

言者

師古曰孰誰也

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

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

操權柄持國政

師古曰操執也音千高反

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

六卿

應劭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

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

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

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

師古曰衍音口旦反剽音匹昭

反解在五行志。劉奉世曰孫林父甯殖子謂弑其君剽乃甯喜也。

季氏八佾舞於庭三

家者以雍徹

師古曰佾列也。謂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佾八佾六十四人也。雍樂詩名徹饌奏之。

皆僭王者之禮。

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

師古曰筦

與管同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解在

五行志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

師古曰言

其惡大甚也。○劉敞曰今經文不見殺王子克但有立王子朝。

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

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

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

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為之則致凶害也

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

之兆

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師古曰瓚說是

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

秦昭王舅穰侯

及涇陽葉陽君

鄭氏曰皆昭王之母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葉音式涉

反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

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

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

鄭氏曰望夷秦

宮名也應劭曰秦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閭樂以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苑不在渭北也○劉奉世曰師古但舉胡亥葬處不知望夷所在也且何以知望夷之不在渭北耶二世以涇為崇齋而欲祠涇則疑在渭北矣然夷云者平也秦遂

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

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

師古曰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

據將相之

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

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

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

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

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

大將軍

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

寄治身私而託公

師古曰寄托也內為汙私之行而外托治公之道也

依東宮之

尊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

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

郡守皆出其門

師古曰言為其僚吏者皆居顯要之職

筦執樞機朋黨比

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

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
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

燕王蓋主以疑上心

師古曰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

避諱呂霍而弗肯

稱

師古曰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

內有管蔡之萌外假

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

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

交入之意也

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

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

師古曰皇

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權黨於朝詩人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

物盛

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

宋祁曰微作徵

孝昭帝時

冠石立於泰山

晉灼曰漢注冠山石名臣瓚曰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

石也師古曰事具在睦孟傳

仆柳起於上林

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更起生事亦具

在睦孟傳

而孝宣帝即位令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

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檐垂地中

○宋祁曰垂作垂一作垂

雖立石

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

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

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

師古曰卑隸卑

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也

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

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

如淳曰內猶親也而

皇太后反
外夫家也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

○宋祁曰
舊本無樂

昌字浙
本有

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

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

師古曰援引
也謂升引而

附近之也
援音爰

黜遠外戚毋授以政

師古曰遠疏而離
之也音于萬反

皆罷

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

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

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

不行此策

師古曰
如若也

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

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

師古曰蚤古早字

易

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師古

曰上繫之辭也

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

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

師古曰言社稷不安

則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

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

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師古曰且令出外休息

以向為中

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

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

師古曰雍讀作壅

向惡此異語在

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

若丹朱敖

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丹朱堯子也敖讀曰傲○劉奉世曰毋若丹朱傲此禹戒舜之

語非舜戒禹之辭也

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

師古曰事見周書亡逸篇詩曰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

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

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

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

師古曰奇謂成數之餘不滿者也音居宜反漢

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

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

師古曰比頻也

自建始以來二十歲

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

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

師古曰賁彖辭也

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

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

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

杓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師古曰陬音子侯反又音鄒

此皆易姓之

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

出於四孟

師古曰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仲也

太白經天而行

孟康曰謂出東入西

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也

無雲而雷

張晏曰雷當託雲猶

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天下人有畔心象獨號令而無臣也

枉矢夜光

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

蛇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亂伐亂蘇林曰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也

熒惑襲月

應劭曰熒惑主

內亂月主刑故趙高殺二世也

孽火燒宮

師古曰孽災也

野禽戲庭

張晏曰野鳥入處主

人將去都門內崩

師古曰內嚮而壞

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

孛大角大角以亡

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弗大角大角因伏不見也

觀孔子之

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

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

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

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

陰氣盛薄奪日光者也

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

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

狗夾漢而西

李奇曰流星也下墮地為天狗皆祲星

久陰不雨者二十餘

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

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

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

師古曰復反也
事並見尚書高

宗彤日及金滕
篇解在五行志

神明之應應若景嚮

師古曰嚮
讀曰響

世所同

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

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奸死亡之誅

師古

曰猥猥款誠之意也奸
犯也猥音懇奸音干

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

及紫宮

師古曰炎
音弋瞻反

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

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師古曰上
繫之辭

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倂來以圖

孟康曰倂使
也使人以圖

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

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

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

師古曰閒讀曰閑

指圖

陳狀上輒入之

師古曰謂召入也

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

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

師古曰庇音必

寐反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

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

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

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

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

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

居列大夫官

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

師古曰伋音反

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

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

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

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

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

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

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歆

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

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

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

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師古曰質正也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

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

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師古曰湛讀曰

沈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師古曰志記也過絕於人歆以為左

丘明好惡與聖人同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

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

師古曰七十子是孔子弟子也實七十二人指其成數言也○宋祁曰注文二當作七

傳聞之與

親見之

○宋祁曰之字當刪

其詳畧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

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

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

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師古曰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

學也置對置辭以對也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

衰而三代迭興

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

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

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

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

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

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

師古曰籩豆禮食之器也以竹曰籩以木曰豆籩音邊

理軍旅之陳

○宋祁曰理一作治

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

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

師古曰以古事為是者即罪之

道術由是

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

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

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

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

李奇曰掌故官名也

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

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

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

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

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師古曰謂賈誼○宋祁曰在漢朝不容更有漢字

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

師古曰前

學之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

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

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

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

師古曰言廢絕以久不可得其真也○宋祁曰浙本離於

作離

合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

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

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
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
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
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

師古曰脫簡遺失之

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間音古莧反

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

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
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
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

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師古曰罷讀曰疲究竟也

信口說而背傳記是

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

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

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

猶欲保殘守

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

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

備

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謂

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

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

師古

曰依違言不專決也

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

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

力冀得廢遺

師古曰比合也經藝有廢遺者冀得興立之比音頻寐反

今則不然

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

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欲絕

去此學○宋初曰注文當作苟以己不誦習之

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

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

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

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

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師古曰愈勝也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

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

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

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師古曰過猶誤

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

師古曰論語孔子弟子子

貢之言志識也一曰記

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

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

師古曰專執已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

黨同門妬

道真

師古曰黨同師之學妬道藝之真也

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

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

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劾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

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劾改亂舊章非

毀先帝所立上曰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劾由

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

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

懼誅求出補

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

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

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劾俱為黃門郎重之

白太后

○宋初曰浙本作太皇太后

太后留歆為右曹太中大夫遷

中疊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

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

改名秀字穎叔云

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

為主故改名幾以趣也○宋祁曰注文趣字當作當字

及王莽篡位歆為國師後

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賢材難得與讀曰歆

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

師古曰孫況即荀卿也

董

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

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

豈近是乎

師古曰近音其靳反

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

應七畧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

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師古曰言有究極根本深有意也

鳴虔

師古曰虔

呼讀曰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

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師古曰諫信也論語稱孔子曰益者

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向直諫多聞可謂益也與讀曰歟

前漢書卷三十六終

前漢書卷三十六考證

楚元王傳孫卿門人也注師古曰漢以避宣帝諱改之
曰孫○顧炎武曰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為孫如孟卯
之為芒卯司徒之為申徒語音轉耳

削東海薛郡○史記但云削東海郡

劉德傳雜治劉澤詔獄○顧炎武曰德傳如此而子向
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
乖異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

臣召南

按德之仕官在

昭帝初霍光選擇宗室則當武帝治淮南獄時德尚未為吏也此傳言治劉澤詔獄為得其實向傳因得淮南秘書而附會耳

子向坐鑄偽黃金○

臣浩

按此時應云子更生

劉向傳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顧炎武曰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此在元帝初年即云向非也

周大夫祭伯云云注張晏曰穀梁傳曰奔也○

臣召南

按祭伯來穀梁傳以為來朝公羊傳以為出奔向正

用公羊說耳張晏注誤劉攽糾之是也

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注云云○

臣召南

按以

下文八月殺菽例之用夏時紀月則此文七月疑是
十月之譌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又應倒其文云十
月霜降草木不死李梅實則文義俱顯矣

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曾鞏曰傳稱八篇而隋書及
崇文總目稱十五篇曹大家注非向書本然也

依東宮之尊注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胡三省曰

漢制太后率居長樂宮在未央宮東故曰東宮

根垂地中○胡三省曰孟康云垂則活切按字書測洽

之畱與垂字不同意漢書垂字即垂字也

臣照

按今

本或作垂作畱而汲古閣本尚作垂字

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注謂扶持佐助

也○顧炎武曰衍一不字當云輒為王氏居位者及

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挾制之義而非挾助之解也

劉歆傳以紀帝王之道○

臣宗萬

按文選與此傳字句

間有同異如紀字選作記又在漢朝之儒選無漢字
逸禮有三十九選有篇字傳或間編選作脫編傳問
民間選作博問民間雖昭其情選作雖深照其情其
古文舊書其字選作為

頗有詩禮春秋先師注師古曰前學之師也○

臣召南

按此即所謂經師也睦弘上書稱先師董仲舒即是
其義

得此三事○真德秀曰三事謂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

禮也

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

臣召南

按

貫公傳左氏春秋于賈誼者庸生傳古文尚書於都尉朝者桓公即儒林傳桓生傳禮于徐生者別本作柏公非也

以尚書為不備注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

八篇云云○

臣召南

按瓚注据太常孔臧與從弟安

國書也漢初不知書本百篇則妄謂二十八篇取象

二十八宿

前漢書卷三十六考證

謹案卷三十六第四頁前七行非確白也刊本白

訛春据毛本改

第十四頁後一行朔日在辛卯刊本在訛有今改
第十八頁後四行盜殺蔡侯申刊本申訛十據左
傳改

第三十六頁後一行充盈幄內刊本充訛克据監
本改

第三十七頁前六行事見小雅刊本小訛少今改

| | | | | | | | |
|--|--|--|--|--|--|--|--|
| | | | | | | | |
|--|--|--|--|--|--|--|--|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單勉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三十九

七至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六十

史部

前漢書卷三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季布藥布田叔傳第七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為任

同是非為俠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煩反○宋祁曰俠

挾疑作

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師古曰窘音求閔反

項籍滅

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

師古曰舍止匿隱也

布匿濮

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跡也

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廼髡鉗布衣

褐

師古曰衣著之也褐毛布之衣也

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鄭氏曰

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袞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傘者耳非此之謂也傘音扶晚反

僅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

師古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

朱家心知

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

師古曰夏侯嬰

也本為滕令
遂號為滕公

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

師古曰職

常也言此乃常道也
一曰職主掌其事也

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

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

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

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

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

為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
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宋祁曰荆

平字下當有王字
又浙本忌字作亡

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滕

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閒果言如朱

家指

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閒謂事務之隙○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

上乃赦布當是時

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

師古曰多猶重也

朱家亦以此名聞

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

○宋祁曰浙本拜字下有為字

孝惠時為中郎

將軍于嘗為書嫚呂太后

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污也讀與慢同

太后怒召

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諸將皆阿呂太后

師古曰阿曲也曲從其意

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

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

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

師古曰謾欺誑也音嫚又

連音莫反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師古曰痍傷也瘳差也痍

音夷瘳音丑留反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

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

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醺

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霑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至留

子為大臣也○宋祁本云一本又言字上有人字

郎一月師古曰郎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郎也○劉攽曰見罷

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

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

事

○宋祁曰一本無受字

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

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

下

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

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

耳布之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

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權貴

而求得其形執以自炫耀也李奇曰持權屬請人顧以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劉攽曰招權謂作為形勢招權歸己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

事貴人趙談等

李奇曰宦者趙談也宋祁曰越本談作同

與竇長君善

服虔

曰景帝舅

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

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

師古曰欲得實長君書與布為已紹介也

實長君

曰季將軍不說足下

師古曰說讀曰悅

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

使人先發書

師古曰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

布果大怒待曹丘

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師古曰諺

傳也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

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

師古曰顧念也

何足下距

僕之深也布乃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

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

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

從爰絲匿長事爰絲

師古曰絲爰蓋字言以兄長之禮事也○宋祁云浙本注文也字作

之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

如淳曰中尉之司馬

中尉郅

都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

師古曰詐自稱為心之賓客徒

黨也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

晉灼曰楚

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古曰此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宋祁云浙本注文無之字有也字

為項羽

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

豈相厄哉

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齎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

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因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賴崎俱追而高祖獨與固言耳

丁公引兵

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

師古曰徇行示

也音辭俊反

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

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侮丁公也

藥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

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人也

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

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謂庸

作受顧也為保謂保可任使

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

為其主家報仇

服虔曰為買者報仇也

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荼

為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

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反還也漢召彭越

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

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

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師古

曰若汝也趣亨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促急也方提趨湯師古曰提舉也舉而欲投之於湯也

趨讀曰趣趨嚮也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

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

梁地

師古曰徒但也

與漢合從苦楚也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當是之時彭

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

項氏不亡

師古曰微無也

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之欲傳之

萬世

○宋祁曰封之之字誤可刪添亦字

今漢壹徵兵於梁

○宋祁曰越本作今帝徵

兵於梁浙本從今

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

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

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

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

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

為鄒侯

蘇林曰鄒音輸清河縣也

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

曰藥公社布薨子賁嗣侯

師古曰賁音奔

孝武時坐為太常犧

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

蘇林曰陘音刑

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劔學黃

老術於樂鉅公

師古曰姓樂名鉅也公者老人之稱也

為人廉直喜任俠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游諸公

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

趙人舉之趙相趙午

言之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

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

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

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教事白得出師古曰白明也廢王為宣平

侯○宋祁云一本無王字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

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宋祁云浙本注文作材能不勝之也上說師古

讀曰悅也○宋祁云刪也字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

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

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

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

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

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

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

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

士卒罷敝

師古曰罷讀為疲下亦同

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

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

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

師古曰毆與驅同言不毆之令戰也

毆字從支支音普木反○宋祁曰豈毆之哉之下當有戰字

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

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

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

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

師古曰索其狀也

叔曰上無以梁事為問也

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

今梁王不伏誅

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

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以為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

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

師古

曰渠大也

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

府錢使相償之

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

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

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

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

魯王好獵相常

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

師古曰於外自暴露而坐

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

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

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

張晏曰衛青也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

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

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
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

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

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

坐縱反者族

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
令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褰旗者

數矣

鄧展曰履軍戰勝蹈履之季奇曰褰拔也孟康曰
褰斬取也師古曰謂勝敵拔取旗也鄧李二說皆

是褰音霽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屨而加典字云
身屨典軍非也○宋祁曰注文謂屨當作屨

可謂壯

士及至困厄奴僂苟活而不變何也

師古曰僂古幾字
也奴僂謂髡鉗為

奴而賣
之也

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

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

非能勇也

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為小節槩音工代反

其畫無俚之至耳

張晏

曰言其計畫道理無所至故自殺耳蘇林曰俚賴也言其計畫無所成賴音灼曰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為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師古曰晉說是也

藥布哭彭越田叔隨張

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

如淳曰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

雖古烈

士何以加哉

前漢書卷三十七

前漢書卷三十七考證

季布傳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

臣召南

按史記作將

兵四十餘萬衆而本書匈奴傳載布言三十二萬又
噲時亦在其中六字史記所無然匈奴傳詳載布言
且及平城之歌詳畧不同如此

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注師古曰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
也○顧炎武曰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注非也
中尉郅都不敢加○史記作不敢不加禮

田叔傳其畫無俚之至耳。○史記作其計無復之耳。

前漢書卷三十七考證